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狂侠啸魔

柳残阳 著

上

柳殘陽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狂侠啸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上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狂侠嘯魔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他，江南第一大侠，纵横江南三千里，谁料想，竟遭情人和拜把兄弟的暗算，戴了绿帽子。此情此景，不由他怒火三千丈，展盖世武功，遍寻情人仇敌，步步杀机，却生出环环迷雾。寻儿寻女，报仇雪恨，险些命丧黄泉。真相大白后却又难断情丝，百感交集……

本书故事曲折幽怨，武打场面精彩纷呈，结尾出人意料，堪称武侠小说之精品。

狂 侠 啸 魔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6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2
第六章	65
第七章	86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8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212
第十三章	222
第十四章	237
第十五章	252
第十六章	274

第十七章	283
第十八章	307
第十九章	333
第二十章	345
第二十一章	362
第二十二章	388
第二十三章	410
第二十四章	423
第二十五章	435
第二十六章	461
第二十七章	477
第二十八章	505
第二十九章	533
第三十章	554
第三十一章	583
第三十二章	597
第三十三章	619
第三十四章	636
第三十五章	655
第三十六章	671
第三十七章	690

第十四章

风神显威

爽云儿今日好威武！

她穿一身紧腰黑色劲装，足登黑色长筒皮靴，外罩黑色披风，头系黑色丝巾，额前绾了一个英雄结，胯下黑色大宛骏马；黑色长剑，斜背身后，那黑色剑穗，迎风招展，飘拂如烟。

这身装束，娇媚中不失刚健，英豪中透着杀气。

她左手一勒缰绳，骏马长嘶，前蹄凌空一扬，人立而起；那马，又猛地住前一磕，口喷白色热气，走在甘宅的风火墙前一动不动。

“好马技！”观者大声欢呼！

在她的骏马后面，紧跟着一辆韩幕深垂的马车。车在老鲛鱼、铁板钉、大九爷、落麻子、黄鳝头、双双牙、黑猫儿等人马的护拥之下，碾着街面磷磷而来。

山泉儿在后殿尾，骑一匹雪白的长鬃烈马，显得矫健无

比。她的坐骑后，由她牵着一匹枣红栗斑马，马鞍上挂着一柄厚背大砍刀。不用说，这匹空马和这杆家伙是为英七宝备下的。

爽云儿一挥手，大伙儿停了下来，便听她低声说道：“我说的话，你们都记得吧？”

大家点了点头，抖抖肩，将兵刃端得周正。

爽云儿继续道：

“记住，一切听我命令，看我手势行事！没有我的命令，就算被人拿刀剑捅成马蜂窝，也不准还手！”

大伙儿又点了点头。

爽云儿一拦丝僵，带着大伙朝甘宅大门前走去。

杂乱的人声，立刻静了下来。

丝业商会会长甘长虹人还没到，声音却已经传了出来。就听他哈哈大笑道：“一石老弟，你可把老哥哥给想死了……”

爽云儿翻身下马，迎上前去，双手抱拳，躬身道：“爽云儿见过会长！”

“爽姑娘好……”

“会长好……”

“好，都好！”甘长虹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看了半天，可就是没有见到嘯霜天王一石的影子，面上便浮起疑云，颇为纳闷地瞅着爽云儿说道：

“爽姑娘——石他……”

爽云儿淡淡一笑，接着说：

“我大哥受了点风寒，吃药躺在榻上，不便走动，我奉命前来接七宝兄弟回去……”

她从身上掏出一个信笺，一步上前，双手递给甘长虹，

道：“这是大哥的亲笔信，向会长问好……”

甘长虹接过信，拆开一看，颇为失望他说：“再怎么，他也应该自己来一趟，老朋友很想跟他聚聚……”

爽云儿笑着说：“我敢向会长保证，很快您就会见到我大哥。”

“白贵呢？”甘长虹问。

“在车上。”

甘长虹点点头，一指身边的两口红木箱子，正色道：“这是十万两赎金，请爽姑娘过目，最好叫人点点数……”

“不必点，也用不着过目，我们信得过会长。”爽云儿躬身一礼，继续道，“临来时，我大哥特别交待，会长怎么说，就怎么好……”

爽云儿的这一番话，让人从心眼里觉得舒服，丝业商会会长甘长虹乐了，围观人群都笑得象紫花朵朵。

爽云儿缓缓膘了围观人群一眼，最后把视线落在甘长虹身上，双手一拱，朗声道：“我大哥生平从不诳人，老实说，这十万两银子本来就是大哥自己的，这叫物归原主！不过，我大哥有话，这十万两银子，全部交给甘会长，修桥补路、赈济贫困，以表大哥的寸心……”

围观人群顿时大哗，欢呼声响彻夜空。

这实在是霜霜天王一石的盘人之道！

白月姣和四爪龙罗奇暗付道，爽云儿的这番话，差点没把他俩气晕过去，可是又不好当众发作，免得越描越黑，自讨没趣。

再说，白贵还在她手里，投鼠忌器，不能轻举妄动；另外，万一把甘长虹这老头子惹毛了，那可真是吃，不完兜着走。

狂侠啸魔

虑及于此，俩人暂按怒火，等着走棋。

“哈哈，好！我甘长虹总算是没有看错人，爽姑娘，见了你大哥时，便说我甘某算是服了他老弟！”

甘长虹把话一顿，回头看了白月姣和四爪龙罗奇一眼，沉声道：“爽姑娘已经把白贵送来了，你们就合计着办吧！”

四爪龙罗奇连连称谢，接着人声道：“来人啊——把他带过来！”

就听一阵吆喝，授着便铁链叮当作响。只见英七宝带着手铐脚镣，被四爪龙的手下连推带技地押厂出来。

“呸！”英七宝目射凶光，一张嘴，把一口浓痰狠狠射在推他的那个小子面孔上，接着便破口大骂道：“我操你祖宗！”

老子长着腿，你推老子下油锅是不！操——！”

爽云儿断声喝道：“放肆！”

英七宝正欲发作，抬眼一看，见是爽云儿，凶光顿敛，把脑袋一低，再不敢作声。

四爪龙罗奇本想籍这机会，羞辱英七宝一顿，下下爽云儿的面子，没想到这丫头聪明绝顶，反应奇快，已抢先在他面前训斥了英七宝，如此一来，他反而倒不好再说什么，便瞟了她一眼，道：“爽姑娘，我想……”

“想看货？请！”爽云儿凌然道。

四爪龙罗奇刚一迈步，眼珠子一转，觉得这样有失身份，忙将脚步停住，回头对他的得力助手顾柱子大声说道：

“柱子，你过去看看！”

顾柱子年轻气盛，仗着人多势众，又在自己的地盘上，根本就没把这十来个湖匪放在眼睛里，欠身回道：“是！”

一道人影飞起，直扑马车！

顾柱子影到人到，右手疾伸，直向那马车上低垂的韩幕撩去。

忽有一股掌风向他卷来！

站在台阶上观看的白月姣和罗奇心知要糟，要想将顾柱子拽回，已是不及。

“回去！瞎了你的狗眼！”

娇叱声中，一声“啪”的闷响，顾柱子的脸颊上已狠狠挨了山泉儿一记大耳刮子！他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在车轮上。

顾柱子的动作不谓不快，可是山泉儿比他更快，柳腰一摆，香肩一拧，顺着顾柱子的来势又击出一掌。

她显然是得理不饶人，这一掌正是反抽，若是击中，顾柱子准得断掉满嘴牙齿！

可那掌风半空里刹住——只听得爽云儿喝道：“山泉儿还不给我住手！”

这一喊，把山泉儿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暂时打断。爽云儿有数，见好就收方可换得人心。便听山泉儿应道：

“是，属下遵命！”

说着，她身子往后一仰，硬将下坠之势煞住，同时娇躯一举一挺，人已半空弹起，右脚一点左脚脚面，就这一借之力，人已再度飞起，往斜里一旋一转，一如掠波燕剪，轻轻落回马鞍上。

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敢喘出大气。这姑娘如此本事，把围观众人弄得暗暗叫绝。良久，方才回过神来，暴起一阵如雷喝采声。

这会儿，顾柱子才知道眼前这十来个“水匪”的厉害，只好硬着头皮，虚张声势，期能找回一了点面子，就听他大

吼大叫道：

“喂！你们怎么打人啊？”

“打你是对你客气！，’老鲶鱼一声冷笑，狠狠瞪了顾柱子一眼，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喝道：“看货只能听声音，不能照面儿，你小子连个规矩都不懂，还敢在道儿上混，如果不是我们当家的慈悲，你的脑袋瓜子恐怕早就掉在地上让人当鱼鳔踩了！”

双双牙也凑过来帮腔：

“小子！要看就快，不看就滚，老子没工夫跟你穷磨用！”

白月姣和四爪龙罗奇差厂点没让顾柱子这小子给气得吐血，真恨不得一脚把他给踹死。

众目睽睽之下，真不知道如何收拾这个局势。

事已既此，顾柱子只有厚着面皮，向前用了几步，对着那辆帖幕低垂的大车说道：“白先生……”

就听白贵在车内应道：“嗯……”

顾柱子不敢确定是白贵，接着说追：“你是白先生……”

白贵声音提高了一些，急道：“是——我是白贵……”

顾柱子已经确定说话的真是霸湖妖白贵，但仍不放心地问道：

“白先生……你……你还好吧？……”

“好……好……”

白贵的声音渐渐弱下来，马车内突然发出一阵低低的异响，白贵又提高嗓门大声道：“好，我很好，真的很好……”

白贵的声音又渐渐弱了下去，当然，如果不细心听，很难发觉有什么不对。

白月姣与四爪龙罗奇相互一望，不约而同地轻轻点了点头。

顾柱子想说什么，老鲢鱼右手食指一伸，不停地点着他的胸脯喝道：“孙子！你有完没完！”

顾柱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一边后退，一边喃喃道：“你……”

老鲢鱼还来不及说话，双双牙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伸手便是一扬，朝顾柱子膝梗上招呼道：“怎么样？再罗嗦当心老子把你脑袋瓜子给掀掉！”

顾柱子望着这两个半截黑塔似的凶神恶煞，头一低，撒腿就往回跑，瞅着四爪龙罗奇和白月姣说追：“你……你！……大概也听到了……白先生……说他很好……很好……”

四爪龙罗奇被弄得灰头灰面，真恨不得一拳将这畜牲砸死，咬牙切齿地叱道：“滚开！”

白月姣则是颇为冷静，知道再闹下去，人丢得更大，便给罗奇使了个眼色，道：

“啸霜天王一石既然没敢照面，就别跟这些亡命之徒罗嗦了！还是赶快把白贵弄过来，再……”

四爪龙罗奇点了点头，故作镇静地对爽云儿说道：“英七宝在这儿，爽姑娘要不要派人过来……”

爽云儿冷冷道：“不必！”

四爪龙罗奇向手下使了个眼风，大声喝道：“放人！”
便有人拿起家伙，给英七宝卸掉手铐脚镣。

爽云儿同时对老鲢鱼说道：“放人！”

老鲢鱼闷声不响，回头从马车内拖出白贵，往肩上一扛，放开大步，直向四爪龙罗奇走了过去。

与此同时，英七宝也缓缓向爽云儿走了过来。

四周变得一片死寂，夜色愈发显得浓重，将人压得喘不

过气朵。突然，一道银虹猛地向英七宝当胸射去。

就听山泉儿大声喝道：“接着！”

围观人群，方自一惊，便听得马路声骤起，一匹枣红栗斑马仿佛通了灵性，迎着英七宝卷了过去！

别看英七宝高大痴肥，反应却是灵敏得出奇，只见他右臂疾伸，反手一抄。厚背砍刀已入手中。同时，他双脚一点泥地，身形暴起，人已飘落到马鞍上。左手一带丝僵，骏马长嘶，一个回转，四碗翻飞，快若掠影。

只在晃眼之间，人已到了爽云儿的面前。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把四爪龙罗奇看得神色骤变。他急忙晃肩拧腰，跨上几步，右臂直向老鲶鱼抓去！

“咕咚”一声，半空里惨叫连连。

只见老鲶鱼早有防备，把扛在肩上的白贵往上一架，用力向疾扑而来的四爪龙迎面擦了个实心包袱。

四爪龙罗奇真没想到，老鲶鱼竟会来这么一手，不禁微微一怔，下意识地身子往旁边猛地一闪——那“包袱”便从身旁擦过，凌空落下。

若是不闪还好，他这一闪，白贵可真遭了殃，“咚”地震响，尘土飞扬，就象摔死狗似地摔在地上。

“老鲶鱼可知道四爪龙罗奇的厉害，若是被他的爪子抓到，就算不死，也得肉裂骨折，把命送掉半条。因此，当他把白贵掷出之后，身子顺势往后便倒，就在背脊粘地之时又一个腾空，倒飞了回去，在自己的马前一个鲤鱼打挺，高大的身子已端端正正地落在马鞍上了。

他一龇牙，朝四爪龙罗奇吹胡子瞪眼地做了个鬼脸。

围观的人群“哄”地大笑起来。

就连那德高望重的甘长虹也掩嘴一笑，不停地将他那一

部美髯。

四爪龙罗奇连番被人戏弄，早已恼羞成怒，再也顾不得白费的死活，跨步前趋，再度向老鲢鱼扑了过去。

“站住！”爽云儿一带马头，拦住四爪龙的去路。她已算准，在商会会长的眼面前，他还不敢把自己怎样。何况，她暗中还布置了一招“杀手锏”！

就算他四爪龙罗奇请急拼命，真的打起来，她和老鲢鱼，山泉儿、双双牙一千人等也未必就输给他。

因此，爽云儿马鞭一指四爪龙罗奇，厉声喝道：

“罗奇！我们的账，今口就算告一了结，其他的，我大哥再跟你们算！”

她把话一顿，双手抱拳，向甘长虹称谢道：“会长相助之恩，日后定有一报！就此别过，七宝兄弟，我们走！”

话音刚绝，就听马蹄震天，沙尘滚滚，爽云儿已率领手下人马，绝尘而去。

“哼！你还想走？”白月皎跺脚大喊：“快拦住他们！”

甘长虹不由浓眉一挑，面露怒色，正欲发作，突然有人在后面拉了拉他的长袍。

甘会长一惊，忙回头去看，原来是丐帮帮主风神爷尤老江。他略一沉吟，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轻一颌首，静待好戏上场。

爽云儿等人马越去越远。

可是却仍一无动静。

白月皎面寒如水，一声冷笑，瞅着四爪龙罗奇道：

“你……”

四爪龙罗奇面色铁青，没有理她，一步冲到街心，振臂嘶喝道：“该死的东西！你们还不赶快动手……”

围观的人群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他和白月姣在搞什么鬼？

好久，仍然一无动静。

远远地，爽云儿和她的部下，早已去得无影无踪。

白月姣怒目喷火，银牙咬碎，一跺腿，指着四爪龙罗奇狠声叱道：“你！废物！”

四爪龙罗奇把怒气咬在牙背后头，厉声对顾柱子说道：

“快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顾柱子一边答应，一边撒腿就跑。

忽然，“扑味”一声讪笑。

这一下，四爪龙罗奇的火气找到了发泄的地方！在这节骨眼上，居然有人敢如此放肆，立在一旁讪笑？

四爪龙罗奇忙回头寻找，顿时怔住。

原来发笑的不是别人，正是啸霜天正一石的好友风神爷尤老江！

四爪龙神色突变，暗暗自责道：“真该死！我怎么把这么个大冤家给忘记了呢？”

正想考虑一下如何与这老乞丐搭腔，只见风神爷又朝他咧嘴一笑，一脸的怪样，令他大倒胃口。

立刻，四爪龙罗奇眼露凶光，一声冰冷干笑，指着风神爷尤老江道：“臭花子——是你！”

“是我？”风神爷尤老江既不火也不恼，顾左右而言他地道：“我说大捕头，你别说话太端气好不好？什么是我是你的，把我老叫花子给弄糊涂了！我说大捕头，你不会口齿伶俐一些么？”

“臭花子！你少在这儿反穿皮袄——给我装羊！”四爪龙罗奇越想越气，怒叱道。

爽云儿已大摆大摇地回营了，商会会长甘老头又惹不起，于是，他把一肚皮的恼火都发泄在风神爷尤老江身上，双眉一竖，喝道：

“尤老江！你敢坏我大事，当心我把你的花子窝给端到大牢里去！”

风神爷尤老江把鱼泡眼一翻，嘻皮笑脸地道：“捉奸捉双，拿贼拿双，我说大捕头，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坏了你的大事？什么大事呀？你，何不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一刀刺中痛处，四爪龙罗奇脸上一烧，没有吭声。

风神爷尤老江哈哈大笑道：“我的大捕头，你怎么不说谎呀？不能说？还是不敢说？或者是……”

四爪龙罗奇被激得火烧眉毛，怒声叱道：“尤老江——你是找死！”

“找死？哈哈……”风神爷尤老江纵声大笑，不屑地对罗奇道：“四爪龙！你虽然贵为捕头，大权在握，可是我老花子走得正、行得端，你又能奈何我了也许有别人怕你，而我却不吃你那一套，有什么招数，你尽管使出来，我老叫花子接着你的也就是了！”

“狗狼养的……东西！”四爪龙罗奇暗骂。

“骂啥呢？”风神爷尤老江仍笑嘻嘻的，接着道，“罗奇！不是我老叫花子小看你，啸霜天王一石跟你有什么仇？你们害得他蹲了六年冤狱还不够，现在又暗埋炸药，想把他给炸死！别忘了，你们是一盟到地的弟兄，你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蓦地，掌风飒飒，狂飚四起！四爪龙罗奇双目如血染之珠，右手猛然一圈，翻腕出掌，直向风神爷尤老江当胸印去。

这一掌非同小可，力贯双臂，十指运气运得透明如琥珀。